

魔法师的学徒

The MAGIGAN'S APPRENTICE



[美]凯特·班克斯/文

[美]彼得·西丝/绘

张宇/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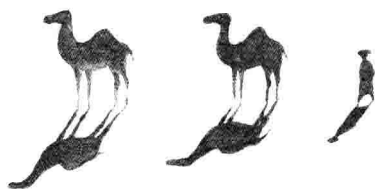
魔法师的学徒

The MAGIGAN'S APPRENTICE

[美] 凯特·班克斯 / 文

[美] 彼得·西斯 / 绘

张 宇 / 译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法师的学徒 / (美) 班克斯著 ; (美) 西斯绘 ; 张宇译 .
--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, 2014.1
ISBN 978-7-5391-9221-5

I. ①魔… II. ①班… ②西… ③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
中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 IV. ①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47048 号

The Magician's Apprentice
First published 2012 by FSG
Text copyright ©2012 by Kate Banks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2012 by Peter Sis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14-2013-301

魔法师的学徒

[美] 凯特·班克斯 / 文 [美] 彼得·西斯 / 绘 张宇 / 译

编辑统筹 魏钢强 责任编辑 杨定安
特约编辑 唐明霞 装帧设计 红方众文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印 刷 河北省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版 次 2014年01月第1版 2014年0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87 × 1092 1/32
印 张 5.75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9221-5
定 价 14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4-2013-706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12056

1



就这样有了一个约定。像任何约定一样，虽然无法改变，却仍然让人充满了美好的希望和期待。之后的几天里，这个约定在巴兹脑海里变成了一连串不着边际的幻想，又像是为他打开了一扇神秘的大门。他感觉有股力量将自己推向未来，他似乎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

那一天，一个陌生人出现了，不知他从哪里来。他骑着一匹黑马，看似漫无目的地走进了村子，一边走一边有节奏地鞭打着如缎子般光滑的马背。他不时

在马的耳边低声说着什么，然后微微一笑，好像那只是他和马儿才懂的暗语或者玩笑。这让巴兹很好奇，甚至还有点儿嫉妒。他很想知道，到底是陌生人能说马语呢，还是马儿听得懂主人的话。

陌生人知道自己要去往哪里。他径直朝巴兹家的方向走去，没有一丝迟疑。巴兹的家就在一排灰白色泥墙屋子的尽头。那时，天已黄昏，白天正悄悄地闭上疲惫的眼睛，天色也渐渐地暗下去，这种场景让陌生人的出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陌生人的突如其来仿佛是一个谜。

巴兹坐在院子里的一张矮木凳上。院子的地面硬硬的，长着几棵小树，落日拉长了树的影子。巴兹正在剥坚果，把剥下的果仁放在编织的篮子里。这些坚果已经晒了好几周，成熟的果实很容易取出来。明天，巴兹就会带上这些果仁去市场。他早盼着这一天了。在巴兹眼里，市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，那里有各种小摊小贩，有的卖染过的丝绸布料，有的卖干果豆子，有的卖茶叶香料，还有的卖陶器——那些陶器是自然晒干的，很容易打碎。



巴兹居住的这个村子，每天都一成不变，每个角落都是这样。陌生人的到来总会打破这种沉寂，带来一点新奇的东西吧。也许还会带来未知的一切，这总归是好的。而且，陌生人的到来还会让人觉得，这个村子与外面那个更大、更多彩的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，它并不是一片无足轻重的土地。

巴兹已经剥了好几个小时的坚果。每个坚果都一样：细腻的纹理，薄薄的果皮，轻轻一捏，不硬不软的果仁就从圆润的外壳中跳了出来。巴兹的手指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：先找到坚硬的果壳最脆弱的部分，然后用力一捏，最后取出果仁，留下完整的果壳。现在是夏天，天气又热又干，日复一日地又热又干。巴

兹常常盼望着发生点什么打破这一切。他知道迟早会有下雨的那一天，每年都是这样。其实，整个世界都在周而复始地运转，他自己也是。可他剥坚果的时候还是希望雨季能早点来，雨季会带来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湿润，整个世界就会变得不一样了。但是，他也很清楚，一旦雨季来了，就会日复一日地下雨，就像现在日复一日地炎热一样。

巴兹站起来，看着院子里鲜艳的花朵在夕阳下绽放得更加夺目了。他挑衅地瞪着那些花，心里巴望着花瓣早点凋落，好把被抑制的能量释放出来，就像他渴望离开一样。这时，他抬头看到一个人朝自己走来。

在内心最深处，巴兹一直期待着这一刻。现在，这一刻如愿来临，给他带来了解脱和期望。几年前，一个骑马的男人来到村子里，说要带巴兹的大哥走，要教他一门手艺。一年以后，巴兹的二哥也这样离开了家。巴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也是最后一个要离开家的。

看着两个哥哥相继离开，巴兹心中依依不舍，同时又有些嫉妒。“会轮到你的，”他的母亲说道，“这是三人规律。”这个规律注定了巴兹要来到这个世界，注

定了他的性别与出身。他觉得母亲的话或许是对的，他注定迟早要离开家。

巴兹的两个哥哥都很乐意离开家，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去改变眼前的一切。

“等你无所不知的时候，你就会回家的。”带巴兹的二哥离开家的那个人这样说。从那时起，巴兹就觉得可能再也见不到二哥了，因为肯定没有人可以在短短的一生中变得无所不知。



陌生人把马留在一棵古老的梧桐树下。他没有拴马，而是任由马儿四处闲逛。然后，陌生人就踏上了通往巴兹家的石子路。不用他敲门，巴兹的母亲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了。她从来没拒绝过任何一个陌生人。不光是她，村子里的人都不会拒绝陌生人。

“我是从西边来的，”陌生人说，“天一亮我就上路了。”他是从大山的另一边来的，那里沟壑纵横，土壤的颜色很深。“我要去沙漠。”他说。沙漠是一个土壤渐渐消失的地方，每走一步，土壤就少一些。

“请进来喝杯茶吧。”巴兹的母亲边说边拉开大门。巴兹冲这位年长的陌生人微微鞠了一躬。巴兹的父亲也走出来，握住陌生人的手说道：“欢迎！”这是他们待客的习俗。

房间里弥漫着香料的味，这是制作肥皂和蜡烛所用的牛油散发出来的，巴兹很熟悉。他知道，陌生人不会像他一样熟悉这种味道，也不会像他一样觉得这种味道如此亲切，陌生人只会觉得这种味道很新奇而已。想到这里，巴兹觉得多少有点惋惜。他试着用陌生人的眼光环视自己周围，仔细观察早已习以为常的家。他看着挂在墙上的粗糙的纺织品和摆在架子上的、父亲雕刻的一排朴实的木雕，闻着渗入自己皮肤的坚果油的味道。这一切在陌生人眼里应该都是很新奇的吧。

白色的墙壁和灰白的砖瓦地仿佛在诉说着时光流逝的冷酷，而矮矮的木桌周围堆满了舒适的坐垫，坐垫火红的颜色又洋溢着好客的热情。

陌生人盘腿坐在巴兹对面，双手放在膝盖上。巴兹的母亲端来混有茉莉叶和玫瑰叶的茶，还有一盘方糖，然后坐在了巴兹的左侧。

陌生人抚摸着松松地绕在脖子上的围巾。他的长袍织得松松垮垮的，上面镶着红色、蓝色和橙色的宽边，这说明，他可能来自于某个部落。他的衣着让他看起来有些滑稽。他一定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。在巴兹居住的村子里，人们都穿着织工精美的长袍，上面的象牙色、白色和米色代表着晴朗的天气，只有在雨季的时候，人们才穿上深色的长袍。

陌生人缓缓地啜饮着手里的茶，每一小口都细细地品味着。他每喝一口就让含在嘴里的热茶从口腔一侧滚到另一侧。他优雅地从盘子中捏起一块糖，顽皮地抛进嘴里。

“啊——”他心满意足地吐了一口气，然后看着巴兹的父亲斟茶。仅仅从双手的模样就可以看出巴兹的父亲是一个手艺人。他是一个木雕师，但视力正在慢慢减弱，他很担心自己有一天再也不能雕刻木头了。陌生人又把目光投向远处，看到房子尽头有间屋子——巴兹的父亲就是在那里完成所有创作的。巴兹的父亲知道自己生来就是个手艺人，他每天安安静静地雕刻着木头，也觉得这样十分体面。在那间屋子里，他感觉与手中的木雕融为了一体，木雕就是他的

全部。但是，他也很清楚，他的儿子们生来就不是与木头打交道的料。他认定这一点，就像认定日出之后就会日落一样。

陌生人没有介绍自己，而是直接说出了到访的目的。“我来自织布之乡卡拉，”他大声说道，“你们肯定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。”他压低声音继续慢慢说下去。他像游吟诗人在讲述某个传说一样，每个音节、每句话都充满了悬念。他一边说还一边用双手在空中比画着，这样的手势更让巴兹觉得他来自很远的地方——巴兹村子里的人总是很小心谨慎，没有那么夸张。巴兹下意识地盯着陌生人的双手，这双手正紧紧地握着茶杯。这是双很大的手，手指修长，但指甲却不那么好看，指甲缝里全是污垢，像给指尖镶上了一道黑边。

陌生人突然放下茶杯，走到桌子对面，说道：“那么介绍一下自己吧？”

“我叫巴兹。”男孩回答道。

陌生人如获至宝似的握住巴兹的双手。“就是要这样年轻的一双手啊。”他说道。然后他侧了侧脑袋，露出雪白的牙齿和粉嫩的牙龈，微笑着说：“很柔软，但又很灵巧。恐怕不是雕刻木头的手，而是双织布的手。”



陌生人放开巴兹的手，端起了茶杯。他学过如何当说客，知道自己必须等待，等待听众消化吸收他说的话。他能预见自己接下来提出的请求将会得到怎样的答复，但是，他还是得耐心地等着，等到合适的时机再说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你，我的孩子，将会成为织布之乡——卡拉——最伟大的织布师的学徒。”他转向巴兹的父母继续说道，“他学会了这门手艺，以后就能以此为生。总有一天，他能自立门户，还会成为出色的织布师。”陌生人停了一下，“或者他也可以回来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补充了这样一句话，好像知道巴兹将来不会选择回家一样。他转而面向巴兹，又说：“如果到时你还想回家的

话。”说完，他就把目光移向别处，看着光线透过窗户在地面上跳动。

“你想去吗，儿子？”巴兹的父亲问道。

“想。”巴兹说。

就这样有了一个约定。几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，巴兹母亲柔弱、小巧的手，巴兹父亲棱角分明、粗糙的手，巴兹修长而灵活的的手，还有陌生人沾满尘土的手。

“我还要继续我的旅程，”陌生人站起来说道，“但在下一轮新月升起之前，我会回来。”

巴兹送陌生人走出家门，走到梧桐树下，陌生人的马在那里等着。巴兹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没有名字，”陌生人皱了皱眉，“称呼我什么的都有。你想怎么称呼我呢？”

巴兹没有多想，说道：“你是爱马的人。”

听见这话，陌生人微微一笑。



巴兹甜蜜而伤感地回忆着自己十六年以来的生

活——离别的时候，人总会这样。一丝淡淡的疑惑在心中升起，暂时掩盖了所有的不愉快。巴兹想起了两位哥哥，他们离开家以后就从没回来过。

“我会回来的。”他对母亲说。这句话不知在他心里默念了多少次，仿佛多说几次就一定能回来一样。

“你当然会回来的。”母亲一边说一边晾晒洗好的衣服。这些衣服都是巴兹早已穿习惯了的，就像他习惯于这些年的生活一样。母亲凝视着巴兹，仿佛他这一去便此生不能再见一样。即便看到母亲眼里的不舍，巴兹也没有动摇离家的决心。巴兹的父母也从没想过要阻止巴兹离开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巴兹应该做的事。人生当中，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。他们也不知道这种感觉从何而来。

“说不定那个陌生人不会回来了。”巴兹的母亲微笑着说。巴兹闻到了母亲身上熟悉的味道，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那是母亲坐在房间角落里抚琴的声音。那是一把木琴，上面有琴弦。巴兹不知道这把琴是从哪里来的，只知道是母亲的。像这样不知从何而来的东西，家里还有好几件。这把琴一直陪伴着母亲，几乎成了她的一部分。

“说不定吧。”巴兹微笑着对母亲说，想给确定的事情增加几分悬念。因为他们都知道，陌生人一定会回来的。



巴兹临睡前点了一根蜡烛，摇曳的烛火就像他此时久久不能平伏的心情一样。他死死地盯着烛火想让它不要跳，但它却跳动得更厉害了，最后他只好放弃。

巴兹进入了梦乡，他梦见了水。一个男人出现在面前，想要买他。那个男人在冲他微笑。接着，水涌上来，淹没了眼前的一切。这一夜显得格外地长。从这一夜起，他之前的生活就画上了句号。之后的几天过得特别快，下一轮新月似乎就近在眼前。

2



陌生人在炎热的天气中经过长途跋涉，满身疲惫地回来了。他外衣明亮的颜色都已褪去，变成了像落日一样的混沌颜色，他的皮肤也晒得很黑。

“你回过家了吗？”巴兹的母亲问道。

“我没有家。我只是一个传递消息的人。”陌生人说道，“我四海为家。”接着，他的声调低下来，表情也严肃起来，“我这里有给你的消息。”

“给我的？”巴兹充满疑惑。

“你要追随光明。”陌生人说。

“光明？”

陌生人耸了耸肩膀：“鸟儿，树木，还有风，都是这样告诉我的。我的马儿也这样说，所以，我相信这一定是真的。”

巴兹听不太明白陌生人的话，他第一次把疑惑深深地埋在了心底。



巴兹的脑子转得飞快，一会儿跳到过去，一会儿跳到未来，但他努力不去想离开家的那一刻。可是，离别的时刻终于来了。他希望时间能够在这这一刻凝固，只有自己深爱的父母和不可知的未来。

“再见了，巴兹！”母亲紧紧抱住他。

“祝你好运，儿子！”父亲边说边拥抱他。

就这样，巴兹踏上了旅途。他和陌生人骑在一匹马上，他坐在陌生人后面。陌生人就这样带着他离开了熟悉的生活。

巴兹背着一个小包袱，里面装着新做的长袍——厚的薄的都有，还有裤子、绑腿和袜子。他的口袋里